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H·Lawrence



野 爱

在艺术手法上与劳伦斯的名篇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样
具有真实、生动与细腻
的情爱描写。

王丽萍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D · H · 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 · H · Lawrence

野爱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爱/ (英) 劳伦斯(Lawrence, D. H.) 著; 王丽萍
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 5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白山主编)
ISBN 978-7-5329-3281-8

I. ①野… II. ①劳…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9036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35 毫米 16 开 印张/14.5 插页/2 千字/248
印 数	1-10000
定 价	18.00 元

野 爱

译序



《野爱》是英国著名作家 D·H·劳伦斯（1885—1930）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

对于作者来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无异于一种罪恶，他的作品力图表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如何摧残了人的自然本性。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心理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结合，恰恰构成了劳伦斯创作最根本的特色。

劳伦斯于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父亲是一个矿工，母亲出身中产阶级。他是这个矿工家庭五个孩子中的老四，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诺丁汉大学，早年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后任小学教师，1911 年因患肺结核辞职。1912 年劳伦斯和他的德语私人教师费里达·威克利私奔德国，他和这位德国女人于 1914 年在返回英国的途中结婚。劳伦斯在 1930 年 2 月 6 日住进威尼斯疗养院，3 月 2 日去世。

《野爱》是劳伦斯诸多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在艺术手法上与劳伦斯的名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样具有真实、生动与细腻的性爱描写。

《野爱》记述和描写了漂亮的女主人公奈蒂在青春骚动时期，与一位名叫

喀尔的废奴主义者、画家和战地记者的男人在山野里邂逅相遇，发生了野蛮和粗鲁的野合交欢……隐私泄露后，曾经霸占过母亲的继兄查利茨这个心狠手辣的黑奴制度的拥护者，使奈蒂受尽了非人的摧残……一直到喀尔·格与查利茨决斗，除掉了这个恶棍之后，他们的爱情生活才像“太阳般的温暖”。

《野爱》在劳伦斯整个小说创作中，虽然没有列入名篇，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野爱》通过桀骜不驯的女主人公奈蒂坎坷而辛酸的爱情经历，为我们展示了破落贵族阶层的腐朽没落生活、青年一代为争取个性解放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女主人公在玩世不恭的背后所实际包含的酸楚，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野爱》所描述的生活，作品人物对爱情的理解和态度，人物所处的生活背景与社会背景，作者所处的生活背景与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文主义观念，均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要求我们在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真实面貌的同时，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胆拿来，小心理解，这才是我们的科学态度。

劳伦斯的作品不易读懂，他的小说常有意念上的大量抒发，而且文字有时显得颇为生涩，经常在作品中发现一些难以消化的遣词。据说连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都发出了“劳伦斯真难读啊！”的感叹。尽管如此，评论家们认为劳伦斯的作品仍然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他的小说沿用的也是传统技巧。但是我们也看得出，由于劳伦斯不很倚重情节和形式，因而作品的结构有时不免显得凌乱，尤其是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性格表现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而且行文也时有夹叙夹议的冗繁，但劳伦斯作品的严肃寓意却是不容置疑的。近闻英国最近宣布，将为这位杰出的小说家树立纪念碑，纪念碑在伦敦威斯特大教堂中落成后，将与拜伦和刘易斯·卡罗尔的纪念碑并肩而立。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2

第四章

017

第五章

022

第六章

027

第七章
032

第八章
037

第九章
043

第十章
048

第十一章
053

第十二章
058

第十三章
064

第十四章
070

第十五章
076

第十六章
080

第十七章
084

第十八章

088

第十九章

091

第二十章

097

第二十一章

102

第二十二章

108

第二十三章

114

第二十四章

120

第二十五章

127

第二十六章

134

第二十七章

143

第二十八章

151

第二十九章

159

第三十章

166

第三十一章

178

第三十二章

184

第三十三章

194

第三十四章

201

第三十五章

207

第三十六章

217

第三十七章

224

第一章



半法国半西班牙血统的奈蒂·海洛得出生于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当她母亲十五岁时，她的生父仅二十岁便死于一场决斗，只留下正怀着她的可怜的母亲。她所熟悉的父亲，就是现在的养父。

大约在她三四岁时，他们全家就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居住。不久，她就相当熟悉了那薄暮中的老宅、静幽幽的溪谷和那小山丘上醉人的玫瑰花。

她的两个继兄查利茨·戴恩纳和曼格尔·戴恩纳，还有那些纵容她的仆人，经常被她奇异的想法搞得莫名其妙。那时的她无忧无虑，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她差不多是在会走路时就学会了骑马，十岁时就能熟练地使用刀枪，并相信它们的威力。她能够很快地学会所有事情，例如算术、写作、游泳、下套子，甚至知道如何降服最凶狠的公牛。奈蒂很希望自己是男孩，这样就可以不上学，尤其是可以不去修道院了，因为那种生活太无味了。在那时，她总是随着查利茨到处去玩，甚至不惜干些蠢事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是责备也好。如今她可真为当时所做的那些毫无察觉的蠢事觉得羞愧。

同她妈妈结婚的养父是第二次结婚。他的前妻柯塞芬——查利茨和曼格尔的母亲，有着纯正的西班牙血统，是加利福尼亚州显赫人家的掌上明珠，著名的旺理佳将军的近亲。

养父是位船长，经常往来于波士顿和蒙特利尔之间，做兽皮生意。当时以美貌著称的柯塞芬每次见了养父之后，总要悄悄告诉她的闺友：“我就想嫁给这个男人。”这就是他的罗曼史，就像奈蒂在勃宁喀修道院里听到的奇异的故事那样。

从小人们就管奈蒂叫巫婆。她真不明白，难道嫉妒、憎恶是人的本性？羡慕和嫉妒、爱和恨永远是乱搅在一起的吗？尽管他们或她们有时是无意的，可奈蒂总会经常遭到他（她）们的嘲弄和轻视，使她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和危险。幸好今天的人们不再焚烧巫婆了，可能是因为他们恐惧什么。

挑战，多么奇妙的字眼，和打赌一样，会令她异常兴奋。然而，有些事她又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查利茨总是像她追随他那样追随她的母亲，可当她的母亲和一个爱尔兰开金矿的挥霍无度的家伙私奔后，他咒骂她母亲是不守妇道、不知羞耻的女人，有时简直是在咒骂奈蒂而不是她妈妈，让她感到莫名的恐惧。她开始疏远他，甚至愿意到修道院去。一年半之后，奈蒂转到波士顿一所学校，这令她得到解脱，她需要规律的生活，因为她有那么多东西要学，现在她已得到了。

在这里，奈蒂认识了尤琳娅·勃朗赫德。尤琳娅是她的同学兼好友，她从尤琳娅那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涉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她们两人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尤琳娅是半法国半美国的血统，她的母亲也是跟别的男人私奔了。在经历这种不愉快的离婚之后，她妈妈结婚了，他们觉得她碍事，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尤琳娅有一次曾对奈蒂说：“我真的烦死了！为什么爸爸要把我送到这种鬼地方来？一定是他的新太太妒忌我！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我发过誓，要和我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结婚，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什么都行。”

十六岁那年，奈蒂的养父带着查利茨来到波士顿她所在的学校。仅仅一个星期尤琳娅就和他订婚了。奈蒂明白，尤琳娅只是想离开这里，自己与查利茨却是青梅竹马。当然，尤琳娅非常温柔、美丽，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她有一头卷曲的像瀑布倾泻般的浓密黑发，她那充满睿智的大眼睛犹如秋水明月，灰色的眸子里荡漾着颖慧和青春的活力，嘴唇稍宽而薄，显得放纵任性，她的肌肤细腻白净，乳房匀称而坚挺，腰肢纤细而柔软，臀部丰满且富有弹性，双腿修长而健美。但这些奈蒂却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只是认为，自己肯定不是一个丑八怪，并且这些对现在的奈蒂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们说：“你长得和你母亲一样。”这让她想起已经跟人私奔了的她——母亲，奈蒂从来没有和她亲近过，只记得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带着金光闪闪的项链。奈蒂有时喜欢她，有时恨她，却从没有真正地理解过她。

每当奈蒂回忆过去时，很少想到她妈妈。那时候她总是使母亲头痛，因为小奈蒂太野，太闹人了。可奈蒂并不需要她，她的在与不在都是一样的，奈蒂有爱她的养父和理解她的二哥曼格尔陪伴着。曼格尔现在是米歇尔神学院的教父了，在他去神学院前，养父带着他和查利茨来过波士顿，他们非常愉快地一起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当时奈蒂正参加蒙妮娜·戴恩纳小姐的学院庆典。蒙妮娜是养父的妹妹，奈蒂的姑姑。他们一起去博物馆，一起散步、划船。爸爸每天晚上都陪奈蒂聊天，有时蒙妮娜小姐也参加。在聊天时，查利茨经常与尤琳娅眉目传情。当尤琳娅告诉奈蒂要嫁给查利茨时，奈蒂早就猜到会这样，即使尤琳娅没告诉她。

“真的吗？真想不到，真为你们高兴！”

“查利茨明天就与你父亲来向我求婚。我肯定他会非常欣喜地同意的，因为他能甩掉一个包袱了。唉！我只想快点当个贵妇人！我们也可以像亲姐妹一样了。”

“查利茨喜欢的是纯洁无瑕的女人，他是古板的。”奈蒂希望自己的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尤琳娅轻声地笑了：“我明白，这么长时间他只吻过我两回，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做过。新婚之夜，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我的纯洁。”

奈蒂不再为她的话感到窘迫，自己已告诉她所有的事情，新郎、侍从以及所能满足她欲望的健壮男人，实际上，奈蒂真希望查利茨能够永远让尤琳娅满足。

“他脾气很不好，你一定要小心点！”

“噢，我当然会小心的，而且还会很体贴，不用为我着急，亲爱的，我要用我的身体驯服他。”

天哪！奈蒂真是感谢浓浓的夜幕掩饰住了自己脸上的一片红潮，有时尤琳娅确实很过分。

“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知道的。”奈蒂急忙转过身去，用头巾盖住脸，含糊地搪塞着：“我怎么会知道？不要忘了他是我哥哥。”

“他又不是你亲哥哥，你们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逢场作戏嘛，尤其是这

样英俊的一个男人。我不会责怪你与他……我也做过这事，如果你不做的話，那可就太傻了。”

尤琳娅是一个喜欢到男人的怀中去寻找乐趣的女人，可奈蒂不是，也不敢去想，十六岁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最敏感的时期，尤琳娅的这些话使她辗转难眠，从不曾想过的事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次日，也就是尤琳娅和查利茨订婚的那天，下雨了，奈蒂却逐渐高兴起来，因为这天气跟她的心情相吻合，使她能在书房的壁炉旁读书。她最喜欢的椅子就在这里，那椅子特别大，上面盖着红漆布，她能盘腿坐在上面。仆人为她送来了一杯祝贺新人的酒，她喝不惯这种酒，没有多久，她就觉得晕乎乎的。虽然她极力想睁开眼睛，但是四肢无力，整个人就像受到一种由下而来的无形的引力，开始是虚浮在彩色的海面上，随后就缓缓地下沉、下沉，仿佛永远不能到底。她的书掉在了地上，只有无神的眼睛瞪着闪烁在壁炉中的火。

如果她真在这里睡着的话，那可就太难为情了，她拼命地想振作起来，但很快又感到那会显得更傻。这里既暖和又舒适，摇摆着的火苗像温柔的手在轻轻抚摸着她，她好像看到一幅幅画，在火舌中忽大忽小，画面一幅接一幅闪现，各不相同。

奈蒂看见一株黄绿色的很矮的树下有一只老虎正无声地凝视着她，这畜生眼睛呈金绿色，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它的肌肉在黑黄相间的条纹的毛皮下协调地运动着，不管她在弯弯曲曲、永无尽头的林间小路上跑得多快，它总是紧跟在她后面，她已经能感觉到它呼吸时喷出的热气，同时，她发现还有一只美洲豹和一只白色的狮子。

她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吓得大喊大叫了，她惊醒后的第一眼就看见查利茨正眯着眼睛，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她，使自己感觉全身都不舒服，她坐起来，把盘着的腿放下来。

“我并不想在这里睡，对不起！只是……你……想抽烟吗？……我……”

查利茨用手势制止住她语无伦次的讲话，并且警告她，他喝多了酒。

“我抽了很多烟，也喝了好几瓶酒，我想教父该由蒂娅扶上床了，诺威娅也该休息了，是她告诉我你在这里，抱着一本奇怪的书睡着了。那本书肯定不会是小说吧？记住，妹妹，你要准备单身一辈子，就会像可怜的蒂娅一样，永远不要知道男人是什么。”

他的这番话无疑刺痛了她，她很刺他一刀。

“我想蒙妮娜没有被愚蠢的男人驾驭是何等的明智。至于书嘛，我不是你妹妹，没有向你解释的必要。”她用最冷漠的语言反击道。

“你真的太小了，还没有她一半漂亮。”他好像根本没听到她说的是什么，“有时候，你很像你的母亲，尤其是现在，你眼里闪着邪恶的火光，这就是你提醒我，你不是我妹妹的原因吧。你怎么会那么像她？”

她气得想站起来，愤怒、惊恐……可是她的腿已经变得麻木，最终她还是站起来了。

“你怎么不回答呢？你否认不了这个事实吧。”查利茨咄咄逼人地说。

站在她面前的查利茨，好像夺走了她这块地方仅有的温暖，突然间使她觉得很冷，也很恐惧。她咬紧牙关，极力想寻找一些能刺伤他的言词，以便能让他清醒一些，如果爸爸和蒙妮娜姑妈在这里就好了……

她不知怎么又缩回到椅子上，似乎要与这椅子融为一体，精神恍惚，一片迷乱。直到他掐疼了她的脸，她才清醒过来，由于惊吓和疼痛，她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

“小巫婆，你怕了？他们都是这么说你，难道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吗？你能跟马说话，把它们驯服，就连那没人敢接近的公牛你也能降服。你有双巫婆的眼睛，我总是躲着它。”

奈蒂被他的话激怒了，恐惧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马上又恢复了理智：查利茨喝醉了，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也许到明天他就什么都忘了。但他此时在火头上，他以前对所有妨碍他的人，甚至畜生，都一样粗暴地予以反击，得小心些。她揉着被他掐疼的脸：“查利茨，你为什么要这样伤我的心？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没想去责怪母亲……”

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臂，把她从靠椅上拽起来，冲她怒吼道：“到底有多少男人跟你睡过觉？你说你到底被多少男人玩过？比你母亲还多吗？”说完，他就像抓她时那样，把她扔回到椅子上，她的头发也随之散落满脸。他却忽然奇怪地大哭起来，然后双手温柔地扶住她的双肩，逐渐加大力量，把她搂到他怀里。他是那样有力，她想叫喊，可气都喘不过来，因为她感觉到一只不规矩的手在骚扰着她。

“不！不行，查利茨，我不是我母亲！你明白吗？我清楚我该怎么做，用不着别人来管，当我想要男人的时候，我会选择的，可我现在不想。如果你认为男女之间就是那么回事，想这样来玩弄我，我宁可去当修女！”她突然拼命

大声叫道，她的眼睛里喷着怒火，好像只要他再碰她一下，她就会杀了他似的。他终于松开了手。

“这么说，你……没有男人与你……”

到这时，她才慢慢地从惊怒中解脱出来，也恨自己的软弱，她虽然恨查利茨所做的一切，但是也为他对她母亲所贡献的少年男孩的爱而心存歉意。

“查利茨，请你走吧！你不久就要跟我最好的女友结婚了，你应该关心的是她而不是我。因为我……我们都清楚。可你管住自己了，我想我们最好是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忘了吧！”她希望自己没有流露出丝毫失望的神情。

“看来你的防线不过是假装的，你的武器失去作用了。作为你的兄长，我已明白你刚才的举动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已经订婚了吗？那个男人正等着……”

“如果你胆敢再靠近一步，查利茨，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的这本荒唐的书里有很多解剖的知识，而且，我还可以大叫，你想让我试一下吗？”她颤抖着，但说出她想说的了。他明白她的意思，迟疑了一阵后，耸了耸肩，还装出一丝笑意。

“奈蒂，我想你会这样做的，你怎么忽然变得像个泼妇，以后会有够口味的男人来驯服你的。”在离开她之前，他嘲弄地向她鞠了个躬，然后东倒西歪地走向门口。她站在原地目送着他，他猛地回过头来，怪声怪调地说：“希望你一直这样纯洁无瑕下去，可爱的妹妹。等我当了这个家的主人，我就会把你许配给我的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哈……”

他刚一关上门，奈蒂就冲上去把门插上，接着，她就像得了伤寒病一样地颤抖着。她想今晚就呆在这里，明天再向蒙妮娜姑姑解释自己在看书时睡着了，就像平时那样。她不管查利茨会怎么想，反正他很快就要和尤琳娅结婚了。可是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呢？

第二章



奈蒂不清楚自己到底在门上靠了多久，好像世上只有它才是她唯一的依靠。她的头紧紧地靠在门上，想把昔日的相思全部挤掉，她急促的喘息淹没了从壁炉上的座钟里发出的滴答声。

“你呀，不要再想他了。”她好像在一个黑暗笼罩着的无声无息、无边无际的沼泽地中，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过去的事，总是无法找回来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回忆上，你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去寻找那真正属于你的爱，为你的未来增色添彩吧！”这个声音一直传到她心灵深处那空虚、寂寞的黑暗里。

难道我真是巫婆吗？噢，上帝啊！我是怎么来到这片沼泽地的？我又怎么会听到那个老妇人的声音？这真诚的忠告使我不再软弱，使我振作起来。其实，我早就偷偷地想过，如果我不拒绝他会怎样呢？也许他不会和尤琳娅结婚，而是我……奈蒂的心里真有点七上八下。

“我想你这样对他是明智的，假如你想最终得到他的话。他是那种什么最难得到他就非要得到不可的人。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立即开门，先调调他的胃口，我保证他会被欲火烧得通红，大概这就是你真正想要的……”

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奈蒂如坠冰窟，所有的都停止

了，只有思维还在活动。她完全理解这话的含意，她忽然发现这是一个人在对她说话。难道刚才的一切都被人看见了？可这是真的，她又该如何去解释这一切呢？尽管她对这一切什么也不清楚，是那么突然，那么意外，那么……天啊，她感到自己简直像个白痴，她恨刚才自己的所作所为……突然，她猛地转身，羞愧地向身后悄然立着的陌生人问道：“你是谁？怎么偷……”

“我嘛，是蒙妮娜的朋友。”他回答的神情、他的道歉就像在哄孩子一样，“怎么会在这里呢？我是从地窖里上来的。当然了，我十分抱歉没能及时告诉您我在这里，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故意偷听，只是被刚才的情景迷住了。您不认为我这个不是您哥哥的人稍微大了一点吧？”

“你……太坏了！极力想偷听别人的私人谈话，还虚情假意地忠告，即使你是蒙妮娜姑姑的朋友，也不能这么缺乏……”

“风度和修养？我已承认不该偷听，可是你呢？年轻的姑娘，如果你是我的女儿的话，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会整个晚上把你锁在卧室里，白天让你戴上面纱，就像西班牙女孩那样。你那个哥哥如果少喝些酒，稍做准备的话，他就会强奸你的，这你知道吗？也许这是你想要的吧！”

奈蒂不知道怎样用拳打人，但马上他却抓住了她的手，并把最难听的话统统都说了出来：“难道你不觉得你跟那倒霉的查利茨干这种事还早了点吗？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看起来顶多也不过十二三岁。等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吃完饭以后，我会告诉蒙妮娜关于你的事。她在哪里？”

他那金绿色的眼睛让她想起迎着霞光的沼泽地，他棕红色的头发有些发白，脸上有条疤痕，而眼角则是太阳留下的细微的痕迹，皮肤黑得有点像西班牙人。可他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高大而傲慢的男人，他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

奈蒂停止了无用的挣扎，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轻蔑地望着他，虽然对他有很强的好奇心，甚至有点怕他。蒙妮娜的这所学院曾经是很多个联络站之一，但他不像是特工人员。学院的建筑，只有她与蒙妮娜知道在这地窖的下面还藏有一个小窖，在夹墙中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向这个书房。如果他藏在小窖里，或者，他也知道这条通道的话，一定是姑姑告诉他的。自己以前怎么没有看见过这家伙呢？

奈蒂被他抓疼了。“求求您松开吧。”她不得不央求他，“您早就该做您自己的事情，不要在这里再说了，这些完全是我私人的事情。”

他终于放开了她，凝视着她，带着笑意装腔作势地说：“‘松开我吧！’我